

駱賓王天生俠骨 不以俗厚易其真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而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

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而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姿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駱賓王《在獄詠蟬》序）

這是《在獄詠蟬》的序文，解釋了詩的創作緣由。有學者曾說這序文可媲美《滕王閣序》，可惜後人多只看詩而不錄其序。詩人首先從禁所的古槐寫起，運用晉代殷仲文仕途失意，及西周時召公明察獄訟的典故，表達了自己身陷囹圄的痛苦和希望有司能明察的心境。然後，寫聞蟬鳴生悲感，以反問的語句把蟬與己、心與物聯繫在一起。

在序文中以擬人的筆法鋪敘蟬的美德，從蟬的

形態習性寫起，寫蟬適應季節的變化，隨季節氣候的變化而出現；寫蟬翼甚薄，蟬日常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不以俗厚而易其真」，正有如「君子達人之高行」。因為蟬有這樣的美德，所以才引蟬自喻，以蟬作為自己的人格化身。

作者正是「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他是浙江義烏人，雖出身寒門卻是一位神童。其父以《易經·風地觀》中的「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來為他取名賓王，字觀光。他的一生充滿傳奇，享譽文壇的同時名留史冊。他的五言律詩精工整煉，七言歌行筆力雄健。他的詩題材較為廣泛，因才高卻位卑，憤激之情時見於紙上，名作《帝京篇》亦是初唐罕有的長篇詩歌，揭露當時長安繁華背後的黑暗，被當時的人稱作「絕唱」。

七歲作《詠鵝》 嶄露天賦

今次我們就以他的三篇詩文《詠鵝》、《在獄詠蟬》及《為李敬業討武曌檄》作引，串連起這位詩人至情至性的一生。

他幼時便能作《詠鵝》，作詩時他應該只有七歲：「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這是一首詠物詩，開頭就模擬鵝的叫聲，簡單卻能令思緒躍然於紙上，寫得快樂傳

神、清新真切。全詩不用典故，也沒有深辭艱句，只用白描的手法，就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動感的詩篇，可見他的天賦在幼年時就已嶄露。

學者聞一多先生在《宮體詩的自贖》裏曾評價駱賓王說：「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閒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瘋心女子打負心漢。」駱賓王寫下一首《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為女子郭氏抱不平，指責盧照鄰朝三暮四，負情薄倖，殊不知盧照鄰當時正身患重疾，沒與郭氏聯絡，被逼背上負心漢之名；他又見長安一個叫李榮的道士，對女道士王靈妃始亂終棄，大起俠義之心，寫下《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把他們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全抖了出來，不知有否幫了倒忙？不過這任俠作風卻給他帶來幾次牢獄之災。

受牢獄之災 身陷囹圄

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他就被捕下獄。罪名一說是上疏論事觸忤了武則天，一說是「坐贓」，即貪污。不過這兩種說法，都無甚根據，而《在獄詠蟬》正是駱賓王身陷囹圄時所作。詩句不長，為一篇五言律詩，全詩是：「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

為表予心？」

詩文可與序文相輔相成，成一有機整體。他在慨嘆無人知道他像秋蟬般的清廉高潔，又有誰能為他表白冰清玉潔的心腸？幸好他最終能獲釋，但這件事卻對他的心靈造成重大的打擊，留下創傷。

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竟投到反叛大軍徐敬業之麾，還寫出《為李敬業討武曌檄》這一曠世名篇。檄文中寫武則天「性非和善……穢亂春宮」，「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實「天地之不容」，可謂是將她罵了個狗血淋頭。武則天聽到這些都可置若罔聞，但當她聽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時，不怒反喜，反倒認為讓駱賓王這樣的人才流落在外實在可惜，不能為己用，實是宰相失職啊！

只可惜徐敬業兵敗而死後，這一代天才也不知所終。有《唐才子傳》記載，詩人宋之間曾於杭州靈隱寺遇到一位很有文才的老僧，可能就是出家隱世的駱賓王。不過這些後話，也只是猜測罷了，並無根據與史實印證。

◆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 圖為位於山西的鶴雀樓。只要把痛苦、快樂，甚至「我」放進客體觀照，世上的悲歡離合根本不值一哂。資料圖片

困頓中保留本真 失意士子念屈原



所謂「文窮而後工」，貶謫文學在文言文教學中是很常見的一類，從初中的《記承天寺夜遊》、《陋室銘》到高中的《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醉翁亭記》……我們自小便從這些作品中汲取了不少文豪名士的人生經驗與人生哲學，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將危機變成轉機，不被憂傷的情緒束縛，而能悠然自適地面對困境。

以上提到的作品縱然作法不同、境界有異，但都表現着某種「超然」的心境。這些文豪名士皆試圖把無處宣洩的痛苦、無奈、不忿與擔憂安放在文字中，進而尋求精神上的解脫。

然而，當我讀到這些作品時，總有一種疑惑：人真的那麼容易得到解脫嗎？為何他們非得抒發豁達之情不可？難道只有這樣才算得是高遠的人生境界嗎？

直抒傷感哀怨更像「人」

當然，貶謫文學不只限於超脫豁達這一類，也有傷感哀怨的，屈原就是一個經典例子。屈原並未在其文中展現出超脫的氣質，反而比較像真實的「人」，畢竟在現實中，人不一定能脫離困苦找到解脫的出口，既然如此，何不單純地抒發一己之沉痛，堅持自己的理想，保留那一份「真」？正因如此，他深得失意文人的喜愛，從他生活的時代一直到後世千餘年，他都是失意士子筆下的寵兒。

屈原在他的時代是不被大眾所接受的，漢代司馬遷也說他「不容於世」。在他沉江去世後，只有與他同時代的文人宋玉為他寫悼詞：「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眾，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宋玉道出了對屈原的惋惜，與對他不為世所認同的感慨、惋惜之情，同時傳達出來的還有一種理解，及把屈原引為知己的感覺。

到了漢代，政治家賈誼在被貶長沙的時候寫下傳世經典名篇《弔屈原賦》，既悼念屈原，也引屈原為知己，其中更借屈原的事跡來抒發自己不得志的悲憤。

史學家司馬遷更為屈原立傳，在《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中：「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司馬遷高度肯定屈原的文學成就，也表現了他對屈原的惋惜之情。到了唐代，仍然有不少失意文人在其作品中表達對屈原遭遇的不平之情，把屈原引為知己，抒發自己的不得志。

要說這些士大夫為什麼在失意的時候就想起屈原？無非是因為屈原也不得國君的信任，政治上不得志，無奈被放逐，寂寥此生罷了。

◆ 龔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教育局演講比賽 促進普通話水平



為提供更多實踐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普通話的成果，營造普通話學習的氛圍，教育局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的普通話比賽。

本學年的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由教育局主辦，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文聯會）合辦，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比賽配合課程「加強文學文化學習」的方向選取材料，設計題目，促進學生普通話的學習，同時提升文學、文化的修養。

比賽也配合不同年齡學生的學習需要而設，小學比賽，讓學生演講兒童故事，複述經典故事和分享感想；中學比賽，讓學生抒發對中華經典名句的啟示，讓同學汲取當中的文學文化精髓，提升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

比賽將於2024年4月12日截止，報名方法及比賽詳情請參閱所附海報及海報中的網址。

通過參加比賽，同學不但有清晰的目標鍛煉普通話，也可以藉此展現學習成果，與同儕切磋砥礪，開闊眼界，進一步提升普通話水平。希望同學能把握機會，積極參加；也希望各位老師鼓勵同學踴躍參加，為學好普通話共同努力。

這幾年教育局舉辦的普通話比賽，都充分發揮了活動的作用，展現同學的普通話水平、演繹能力，以及對文學、文化的了解和體悟。歡迎大家瀏覽教育局網頁，了解詳情。

◆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閉目養神 聽知識的聲音



不知各位讀者有沒有聽過網絡廣播呢？一般我們都會將其稱為Podcast，源於iPod+Broadcast的組合(Combination)。今天筆者想和大家分享，Podcast如何改變筆者日常生活。

筆者自小因為視力非常好而引以為榮。還記得在大學剛剛畢業的時候，筆者嘗試投考政府的紀律部隊(Disciplined Services)，當時還因已滿分通過視力測試而沾沾自喜。然而，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筆者經常使用電腦及電話，導致視力大不如前，甚至出現了不適需要求醫。當時醫生建議筆者在休閒時，盡量讓眼睛多休息，恰好筆者當時在自學心理學(psychology)，便找了一個Podcast上的相關課程，從此踏入了這個美麗新世界。

Podcast內容五花八門，包括故事(Stories)、喜劇(Comedy)、新聞(News)、運動與休閒(Sports and Recreation)、教育(Educational)、商業與科技(Business and Technology)、藝術與娛樂(Arts & Entertainment)等。

在繁多的選擇中，筆者相信讀者們也可以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節目，豐富人生。

◆ 陳韻棋 語言通用教育部助理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不囿於悲歡 忘卻「客」「我」成大業



清代國學大家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是中國古典詞學必讀的經典名著。他在書中提出了「境界說」，為中國詩詞鑑賞美學開拓出一大片天地。「境界說」體現了王國維的詩詞審美觀，也在他人生觀的核心範疇。事實上，早有論者提出「境界說」早已超出了傳統「境界」的含義，並已涉入了「生存和存在的本體意識和深層本質」。

說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談論王國維的「三界說」。這是他談人生境界的最具代表性論述，同時也是他觀照人生的最佳註解——「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登高望遠。當我們甫開始立定志向時，總是豪情萬丈。那時候，身邊總會有很多人表示會支持你，也總守在你身旁吶喊助威。可是，「成大事業、大學問」卻非一蹴而就的事。久而久之，他們會慢慢捱不下去。而那些本來跟你一起立志的夥伴們也可能已離你而去。這時候，或者你會感到無比孤獨，但你不用怕，因為只有站在高處的人才能知道體會這片立錐之地，根本容不下再更多的人。這幢高樓唯有你一人「獨上」。站在這高處，你或會感到「不勝寒冷」，但不用怕，因為你已經大概能夠「望盡」前面路途——雖然遙遠，但卻總可企及。

第二境：樂在其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讀書人不可不有遠大的志向、堅毅的意志，因為他身上肩負着重大的責任，而且路途遙遠。看到前路後，我們自然要努力地走下去。可是，這條路本來就是漫長的。

君不見古往今來成大學問、大事業者幾希矣……可是，走到這裏的你已經不能用「堅毅」來形容，因為光靠意志是很難走到這裏。我相信在夜以繼日的努力中，你已經不自覺地愛上了這一番事業。為了它，你可以犧牲享樂，也可以甘於孤獨。這大概就像柳永為了那個「她」而日漸消瘦、一身憔悴，卻又無怨無悔。

第三境：物我兩忘。開始時，我們總是會惦念着「成功」二字，可是做着做着，我們不期然就會愛上了我們的事業。然後，我們的成功與否其實已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事業是否已經做好。達到這個境界的你，或許已經不再關心「成功」與「失敗」，但是只要你往後一看，其實「成功」的「終點線」早已給你衝過去了。不過，這一刻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已是那幾希的大學問、大事業者。

人生的痛苦莫過於太把自己當作一回事，事事都要以「我」為主體。其實，只要把痛苦、快樂，甚至「我」放進客體觀照，世上的悲歡離合根本不值一哂。而成大學問、大事業者不單把「我」置於「客」，甚至已經忘卻了「我」與「客」之別，把我的人生奉給事業，也把事業當作我的人生。

◆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